

国家社科基金
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
后期资助项目

1946—1952 卷四

夏 鼐 目 記

顧廷龍題



上海
著名
商標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1946-1952

卷四

夏鼐日記

顧廷龍題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目录

卷四

1	1946 年
92	1947 年
165	1948 年
224	1949 年
279	1950 年
354	1951 年
453	1952 年

1946 年

1 月

1 月 1 日 星期二

西北考察工作完毕，取道广元返渝，虽已搬至船上住宿，而一时尚未能开行，守候着等开船，无聊得很。昨日阴雨，今日放晴，然而四川冬日的晴天，多是阴云浓布，阳光若隐若现。晨间上岸一游，此间军警及学校在东山公园开新年庆祝会，街道店铺悬挂党国旗，门上贴机关首长所书春联，算是唯一的新年点缀了。胜利后第一次的新年，仍是不景气。国共谈判仍无结果，像今天的天气，阴霾不舒适。下午便躲在船中，阅曾文正公《十八家诗钞》（李、杜七古诗）。

1 月 2 日 星期三

天近亮时，江上寒风怒吼，吹进船篷，又钻入被窝，被冷如冰，比西北冰天雪地中睡热炕远要寒冷得难受。起来后穿上狼皮大氅，风仍吹个不停，日光隐在云中，河滩上的细砂被风吹得满天飞舞，使得浅灰色的天空更显得灰昏。坐在船中无事，阅《十八家诗钞》。下午船户开始将羊毛搬到

驳船上,明天也许可以开船。据云雇用船夫颇为麻烦,船主除供应膳食外,仅允供工资 6000 元(广渝单程约行 12 至 15 天),工人则索 8000 或 10000,故今日始雇定,以致耽误开船的日期。

1 月 3 日 星期四

昨夜风停,今日晴爽,阅《十八家诗钞》(苏、黄七古诗)。今日船要开行,广元城外河西岸尚未去过,便趁今日和暖,过河前去一游,由渡口而北,岩上刻有民二十三年邓锡侯剿匪记,附近有两三龛佛像,皆为近代之物。北行约半里,即为著名之皇泽寺,几失之交臂。“皇泽寺以武后故里故名,有传武后创者,寺中石刻后相及诸佛像,皆唐代遗迹,与城北千佛岩相擅美”(民国三十四年杨家佐撰《重修皇泽寺记》)。庙中正殿,下层储有碑碣数方,皆为近代物。其一即武后相,乃民国时重刻,有民国十五年刻存原题辞。另一即民国三十四年重修碑记。此层岩中亦刻佛像,惟多已残破或被凿去。上层为大佛像,中间释迦立像,两旁为二弟子及二菩萨、二天王(南侧弟子足旁有一供养人像),刻工颇佳,唐代物也。其南一龛,有中心柱,柱上东面刻“本路转运使崔峰与知军州事郭谔同装佛一龛。庆历丙戌上元后一日题”。其他三面则为庆历六年、明景泰六年及康熙丙寅年题记。此外尚有佛像数龛,皆为小龛,无题记。游毕,返舟。下午船始启碇,便仅行里余,即停泊于五佛寺南。成《嘉陵江上》:

陇坂秦栈兴未穷,又上巴船听江风。冈峦起伏千峰翠,滩石纵横一径通,盗贼拦江如乱麻,身世飘零似转蓬,冷云微雨卧舱里,梦魂早已到瓯东。

1 月 4 日 星期五

晨间由五佛寺侧启行,以载重逾量,中途搁浅,午间始抵广元县属之河湾场,稍停进膳。启行后又搁浅,以人力牵缆,强拉之起行,费时甚久,仍无效果。乃派人进城,雇下驳船,将羊毛提取数袋,始得成功。时已薄暮,乃即停泊河湾场南约半里处。少顷,有两只棉花船亦来停泊于旁。闻此间不安静,常常出劫案,我怀着戒心,然亦无可奈何。晚间睡后不久,邻船犬吠,惊醒后向船首一看,五六人上来,三人手里提着手枪,都拿着手电筒,口里嚷道:“你们躺着,都不许

动,有武器都交出来。”我知道不妙了,只好硬着心肠,一面计划着怎样可以减少损失,匪徒约十来个人,检查我们,知无武器,他们便动身搜东西。几个人到邻船去,劫去珠宝牌香烟两大箱、白马牌香烟三大箱(每箱现价 20 余万元),又搜去现钞若干。在我们船上,则主要目的在我所携的五个箱子,要我开锁给他们看,先打开仪器的箱子,我告诉他们是公家之物,那个像是首领的便说,不要你们这些东西,不过都要打开来看,东西散乱满舱;又打开药品箱,也一件一件都看过;又打开向先生书箱,我知道他们是不要书籍的,便转过来打开标本箱,名义上是给他们看,暗里连忙将一小包,潜行取出混在他已检查过的箱子里;他们将标本也打开几包,看是朽木头,问我是否这里是沉香木,我说不是,你一嗅便知不是沉香,他们便丢下这里。又开我的衣箱,取去了皮桶子及厚呢大衣等,检查身上取去现钞万余元。他们留下一两个小喽罗在我们船上乱搜,军政部押送员向兢(字上陞,桂林人),被取去 Coklin 自来水笔一支、现款五万余元、衣服数件。田押送员则失绒衣一件、现钞八千余元。匪徒在邻船将香烟抬去后,那位做头目的忽又到我这里来,要我交与他照相机一具,我一看所有三部照相机都被他的喽罗拿去了,他说河滩上有一篓药品、仪器等,我们不要,你可拿回来,不过要交出照相机,否则要不客气了,将手枪一扬,要我跟他上岸。在河滩上,他们正在收拾赃物,预备动身,另有一竹背篓,系由余船上取去者。他说这些东西你可拿回去,不过那一架是照相机,要留下来,他便一一取出,大平板、照准仪、药品、望远镜、皮尺、反光镜箱及我私人的二件皮筒,都在里面。他将皮筒取去,交与他的助手,说这些是要的;又取反光镜箱,问我如何用法。我心里想,你要我教你用法,不怕我要收你学费么?口里只好说:这说来话长,你如果一定要拿去,拿回去后再请人家慢慢地教你吧,我便取那背篓,拿回船中。他说等我们走后,你点上灯,慢慢地收拾你的东西吧。我回到船上后,匪徒令邻船苦力将香烟抬上岸,向河湾场而去。后来听说,在河湾场口,令船夫回去,他们将东西弄上渡船,向下流而去(第二天发现这渡船在下流约两三里处)。匪徒派一人持枪在船头放哨,不准吾们上岸,天将亮时,他才跑开。我一个人点着洋蜡将劫余之物,匆匆收拾入箱,五个箱子的东西,真够我麻烦了,乱塞进箱子,我便整理被褥,发现匪徒上岸时,示威放的一枪,便击在我的被褥子上,弹痕犹存。不作赵亚曾及许德佑之续,亦云幸矣。躺在被窝里,总是睡不着,天一亮便起来。

1月5日 星期六

天一亮后,即起来将已知道的失物匆匆开一清单,将各箱锁好,乃与军政部向押运员,一同去河湾场保甲长处报劫,令保长派人引我们赴河西乡公所(在上西坝)。遇及权副乡长,令乡公所一面派人赴河湾调查,一面派人与余等同赴县政府。进城至县政府,晤及萧毅安县长,即派警察局长刘彦章率领警察,偕往警备司令部,协同军队前往河湾场。余亦偕之同返出事地点,军警在河湾场附近各村搜检一回,毫无结果,不过虚应公事而已。忙了一个下午,傍晚即带毕保长及吴乡队副进城。余因船拟明日即开,故又进城一次,请县府具函证明其事,萧县长系暨南大学史学系毕业,因系同行,故尚肯帮忙,当晚即给余一公函。闲谈许久,闲谈中闻前日朝天驿之北,有一军车倾覆,死亡及重伤者7人,司机将车修理后,将此7人拖上车载去,继弃之于山谷僻静处,至今日始发现尸身,县府正调查此事,并电陕西褒城县扣押此批军车,真可谓行难矣。送余《重修广元县志稿》一部。返至苟船主处,因无钱开旅馆也。苟船主引余至一船上,睡在水手房中。昨夜通宵未睡,今日又跑了四十里路(河湾距城15里),倦劳已极,咳嗽增剧,胃病又发,希望不要累出病来。

广元县政府公函 法字第七号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五日发

事由:为函复贵组公私物件被劫,已拘押保甲,限期破案并已派队严密查办,请查照由。

本文:顷准

贵组三十五年一月五日公函,为此次在西北考察历史完毕,有公私物件共五箱,由组员夏鼐押运回渝,在广搭乘军政部军需羊毛船,不幸于一月四日在本县河湾场附近,被匪徒十余人持枪抢劫,附抄失物单,请予查办等由。当派本县警察局长刘彦章,率队前往出事地点,严密清查至托。除该乡乡队副吴克征、当地乡长毕玉林防范不周,已予拘押,限期破案外,准函前由相应函复查照为核,此致

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

县长 萧毅安

1月6日 星期日

昨日忙了一天,心身交困,晚上又睡得不安,苟船主谓今日晨餐后有二船开

往河湾场,可以赶上停泊在彼处之船,余与向押运员便在他那儿等候至中午,据云手续未办好,今日不能开船。余因公私物件都在河湾船上,颇不放心,恰巧林甲长由河湾回来,说乡公所不准他们开船,故船仍停泊在河湾。我便决定返回河湾船上,今日身体不佳,由城赴河湾场虽仅 15 里,由何家渡过河,沿公路经曾家桥、上西坝,然后折入小路,至河湾场,日已将西落,想不到羊毛船不告诉当地保甲,已经于中午开行了,余此时进退两难,后来打听此去昭化县属之上石盘约 10 里左右,中午由河湾开行出船,大概即停泊他处。余便决定赶上去,翻过两个山巅,山径小路皆无人家,至梁家营,为一小村,日已西沉,据云离上石盘尚有五六里,沿着河岸而行,沿途无人家,天已黑,此时余颇有点心慌,途中如碰到匪人,连呼救都无人听见。近上石盘时,天已漆黑,阴历初四日,月亮仅为一弯眉月,小径急行,前后并无灯光,黑暗中看不到村庄,也看不到河中船只,颇慌。上石盘为三窝村,如羊毛船不停泊此间,则必下行至昭化,晚间恐只能住在上石盘,不要住在匪徒家中,夜间被害也无人知道,若船已下行,则明日恐又须向南追赶,不知道要赶到哪儿,始能碰到,若失之交臂,则麻烦更多,被劫后身边无钱,人又过于疲劳,前途颇困难。我此时思潮起伏,而上石盘又一时未能抵达,余又惧上石盘为滨河之三家村,不在路旁,或已错过而不知,若然则今晚之住宿亦将成问题,前村为何处,相距几里皆不可知,幸此时忽见前面数十步有房屋,近跟前时始见房中灯光,知为上石盘,有十余家,闻有船四五只停泊在对岸,须雇人渡船前往,有否羊毛船在内,其人亦不知。余正接洽雇人摇渡船前往,忽见苟二老板由一茶馆出来,说:“老乡,你也来了,我们都在这里。”余大喜过望,船夫十余人,一同渡河至羊毛船上,晚宿船上。经过了今日之冒险,竟化险为夷,今晚睡颇安适。诵杜工部“死去凭谁报,归来始自怜。”(《春达行在所》)不禁惘然自失。

1 月 7 日 星期一

在船上,补记三日来之日记,又洗衣服,已生虱虱不少。坐在阳光中,与船夫们一起捉虱闲谈,知道船上颇多忌讳,船头及船舷出水处不准大小便,船上做晚饭不准拿上岸等,如有犯忌讳,常要被罚出钱敬神。今晨由上石盘五佛崖动身,中午抵河口,离昭化县城仅 2 里,乃白龙江与嘉陵江汇合处,水势较大,驳船

所装之货转入木船，驳船径返广元。午后，余上岸赴昭化县一游，系一小城与大市镇相同，进南门，有紫云宫，东街鲁氏宗祠，有三石牌坊。返船后，即又开行，傍晚抵射箭河，为昭化县射箭乡所在地，即停泊其处。此亦为一小镇，与河湾镇相似，余颇怀戒心，中夜镇上犬吠，即被惊醒不能入睡，此种旅行真是困人。

1月8日 星期二

晨间上岸，一观射箭河市场镇，有饭馆数家，且有一宿店，门外挂着“未晚先投宿、鸡鸣早看天”的灯笼，又有中心小学一所。今日阴历初六，系此场市集之日，粮食及柴炭颇多，为此间附近之出产。返船后无事，阅《十八家诗钞》中“孟襄阳及李白之五律”。船停泊射箭河，等候苟船主由广元来。

1月9日 星期三

今日仍住在昭化射箭河，阅许地山《道教史》卷上（1—182页），乃是“道教前史”，惜未见其下卷“道教本史”，叙述教理及教相。傍晚，羊毛船最后二艘由广元来，但苟船主以事仍未来，向、田二押运员已随来，遂迁入彼船，与之共同开伙食，添菜较方便。财物已失，不要再弄坏身子。

1月10日 星期四

仍住射箭河，阅梁嘉彬《广东十三行考》（1—414页）。今晚微雨，嘉陵江两岸万山皆在烟雾中。夜中睡醒，忽见船头灯光一现一熄，与河湾匪徒登船时情形相似，大吃一惊，难道又再度光顾么？后知系船伙上岸赌博，散局返船，以洋火照路，始将心放下。自经事变后，草木皆兵，殊为困人。

1月11日 星期五

仍在射箭河。晨间苟老板由广元来，谓明日可以开船。今日初九，又为此间市集之日，与向、田二押运员上岸闲逛。阅梁嘉彬《广东十三行考》，以天宝行之后人搜集材料颇丰，为研究十三行不可缺之书也。又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十八“杜工部五律上”。

1 月 12 日 星期六

今日于昭化射箭河动身,心想这番也许可以一帆风顺,月底以前到重庆。开行不久,河风渐大,抵剑阁县张王乡之福兴场(现改名为复兴场),便停下来,上岸一游,系十余家之小村,今日非集市日期,只能买到豆腐与酒。午餐后船又开行,傍晚抵剑阁县张王乡之红崖寺,四只船仅开行三只船,有一只在距红崖寺约一里的地方(孤舟滩)搁浅,雇了驳船去弄一晚,仍无结果,明日不能开船,真是霉气。阅毕《广东十三行考》一书。

1 月 13 日 星期日

船停在红崖寺。今日系阴历十二月十一日,此间赶集,人颇拥挤,上岸一游,有数十家,且有一寺,现驻有自卫队,乡人来赶集者,以柴炭、木板、菜蔬为主。昨日搁浅之船在滩上冲了一天,已经漏底了,据云夏间水大时,像这种情形,早已将船冲散了,只剩下打捞船板的工作,货物一概飘没,无法追迹。今日船主雇二驳船,将船中羊毛起至沙滩上,花了一天工夫,尚余四十余包未能起驳,明日再继续工作。余无事,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十九“杜工部五律下”。

1 月 14 日 星期一

今日仍停在红崖寺。搁浅之船羊毛起驳完毕后,始得浮起,驶到红崖寺对岸,弄上沙滩,明日修补。军政部的押运员上岸赌牌消遣。余无事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“杜甫、杜牧及李义山之七律”。今日系阴历十二日,月光颇明亮,戏改李义山《春日寄怀》为一对联以自遣:“纵使有山有水兼有月,可堪无钱无酒又无人。”

1 月 15 日 星期二

晨间大雾弥江,日出后上岸闲逛,在红崖寺村庄对岸之山坡发现汉代花砖碎片 4 块,但未能觅得墓址。返船阅冯承钧译《史地丛考》(商务出版,系沙畹、烈维及伯希和之论文)。搁浅之船今日开始由木匠修理,浸水之羊毛四十余包亦打开,分散在沙滩上晒干,船主以所带之钱不够,昨日已遣人赴广元取钱,以惩前失,决定又雇驳船,(可装 6 吨)一只,即须十余万元,而前昨两日之驳船费及修船费,皆属其额外支出,大概须几天始能开船。搭客有改乘他船南下者,余

以行李过多,又囊中乏钱,只好耐性等候,诵杜甫“三年奔走余皮骨,仅有人间行路难”之句,不禁爽然自失。夜间闻水手在岸上吸食鸦片,为乡公所所获,立券3万元以求了事。

1月16日 星期三

今日为阴历十四日,又为红崖寺市集之期。搁浅之船已修理完毕,浸湿之羊毛,亦已晒干,重新装包。余无事阅冯承钧译《正法念处经阎浮提洲地志勘校录》(S. Levi[列维]著)。又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一“苏东坡七律上”。

1月17日 星期四

船仍停在红崖寺,将晒干之羊毛重装于修理好之船上。余阅《秦代初平南越考》(L. Aurouscau[鄂卢梭]著,冯承钧译,1—130页)及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二“苏东坡七律诗下”。昨宵下雨,今晨天阴,下午始放晴。

1月18日 星期五

仍泊在红崖寺,船主派往广元取款之人下午已回来,明日可以开行。阅藤田丰八著《西域研究》(杨炼译),此书余曾购一本阅过,惟此版似有数篇为增入者。又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二,以作消遣。

1月19日 星期六

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三“黄山谷七律”。船自红崖寺开行经大仄滩,少停进膳,经磨盘滩时,水浅而急,船底擦滩砾作响。抵张王庙(一作张爷庙),剑阁县张王乡公所即在其地,有中心小学即在庙中,住民百余户。庙中有乾隆五十二年铁钟及道光二十七年碑。村外里许,有石桥跨溪,旁立广安桥碑(民国二年立)。午餐后,船主上岸,借钱购粮,返时已晏,只能到黄金口,彼处静僻,土匪出没,故决定停泊张王庙过宿。

1月20日 星期日

上船已20余日,仅行水程140里,今日起碇颇早,共行80里,算是打破开

船后之记录。晨间由张王庙动身,今日经过险滩数处,在柳树河,各船之驾长上岸视察滩水深浅,然后再开行。过哪吒滩,经黄金口至陶汇滩,水浅而急。前在孤舟滩搁浅之船(盐局 NO. 16),与滩上砾石相撞,船底又开缝漏水,乃急划靠岸,停船起货,觅出漏孔,即加修补,幸无大碍,乃继续开行。经群猪滩,江岸碎石累累如群猪偃卧,又经江口老君滩亦皆颇险。在江口附近进午膳,未靠岸。下午行近猫儿跳(即虎跳场)时,各船驾长又停舟,视察滩水情形,然后返船驾驶,越滩后即抵虎跳场停泊。场属昭化,驻有军队,正在清乡,上船检查一周,始允船中人登岸。今日(阴历十二月十八)为此间市集日,街上乡民赶集者颇多,镇上有乡公所及中心小学,嘉陵江民船上下水皆在此处停泊一日。市肉簋水手,每人一斤(下水船仅此间食肉一次,此外烈面溪一次,每人 10 两;上水船以时间长久,纤拉辛苦,有八次吃肉,重庆、南充二处下站有八样菜。船只失吉抢救后再开行,亦有肉。)苟老板以无钱允抵保宁后再补,水手颇有怨言。猫儿跳之下 15 里,青牛庙滩吃水现仅一尺半,须另雇小驳船,约需万余元,老板囊空,上岸设法,明日能否开行,殊未可定。余登岸游览,此间去夏水灾,房屋庙宇皆遭冲刷而去,现下房屋多已新建筑好,庙宇则未修复,市况与红崖寺、张王庙等处相同,惟旅馆、饭店及肉架较多,今日余误将船上李干事之脸盆失手落水,须要赔钱,囊中寒涩,允设法借钱赔付,真是走霉运。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四“陆放翁七律”。

1 月 21 日 星期一

苟船主昨日及今晨设法借钱未能到手,乃出售船上之黄豆,始有钱雇驳船。午后开行,驳船二只,须驳运两次始能毕事,故今日仅行 15 里,停泊青牛庙。登岸一游,今日适为市集,乡民熙攘,在庙侧崖上俯瞰第二批羊毛船过滩,水急而浅,水道又曲折,观之令人惊心动魄。返船后,以此间为静僻小镇,与河湾场相似,船又停泊对岸荒滩侧,夜间寝不安席。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四“陆放翁七律”。

1 月 22 日 星期二

晨间由青牛庙起碇,中午经背风滩。此亦为著名险滩,先派人上岸,前往视

察水径,然后放船过去,急湍曲折,幸得无事。近阳溪滩时,见一船触石漏底,将货物卸上岸,空船以水桶去漏进之水。又前行为阳溪滩。据云,本亦甚险恶,从前常常有船在此失事,滩旁河岸拖上岸修理之船只,排列成行,几同船厂;去夏大水,将滩上碎石冲刷去一部分,故现下可以安全渡过,岸旁居民失一捞物之机会。经鸳溪口(昭化县龙凤乡公所),以时尚早,故未停泊,继续开行。经竹滩及杂木滩,而抵亭子口,即停泊其处过宿。此地亦属昭化县龙凤乡,为一小村,仅20余家,殊为荒凉。晚间又不能安睡。

1月23日 星期三

晨间由亭子口起碇,日出时,已抵小站河,又经双树子、葡萄碛(亦为一浅滩)、笕箕滩、鸛儿崖(悬崖临江,鸛子作巢其间,船过时尚见数鸛栖其上),抵苍溪县城,未停泊,仅在对岸临江寺交纳大河使用费。临江寺依崖凿石作楼,有“嘉陵第一楼”匾额,岩上又刻同治间蔡懋康书“神仙洞府”四字及跋语“汉昌滨嘉陵江,隔岸平峦叠嶂,杜工部题曰少屏……”等语及其他石刻,匆匆中未及细阅,即行返船。苍溪县南,隔江山上有一塔。船经竹根滩、淘金滩(水道曲折,水浅而急,亦为险滩。其旁有二船失事,正在河岸上淘干修理,所卸货物即堆其旁。)及北崖滩,又行10余里,所经处无浅滩,船行殊平稳。最后经瓦子滩,举目遥瞩,阆中县之塔已在望矣,以时已晏,即停泊沙沟子过宿。此地离城仅6里,以酿酒出名,有酒坊数家,驻有保安队。由此以南至重庆,险恶之浅滩甚少,地方治安亦较佳,今日行百余里(由亭子口至苍溪县城约60里,苍溪至沙沟场54里)。

1月24日 星期四

晨雾颇浓,江岸冈峦村树皆在隐约中,不啻米家水墨山水也。由沙沟子起碇,经沙沟子滩、王坝滩、西门滩,即抵阆中县城,停泊对岸。此时日轮正升,狂雾中深红如血,城郭浮桥皆在雾中,若隐若现。早餐后,雾散,遂上岸过浮桥进城一游,浮桥以四十五木船组成,上横木板,两端有二处之木板可以活动,每隔一日开关一次,以通船只(中午12时开放,停泊桥边之船悉行通过后,即行关闭)。过桥进大观楼,楼凡四层,上有“阆苑第一楼”匾额。楼下大街,名大华街,

为市肆中心。又前行至十字口，西折进东门，门楼上书“新市场”三字。城门洞内张贴新闻壁报，已半月余未见报纸，今日始悉政治协商会议已开会，为阻止国共军队冲突，另组一军事调处部，但仍未见效。进东门为警察局，其旁即铁塔寺，其前为礼拜寺街，有康熙间建立之回教礼拜寺，现为清真小学。电报局即在此街，余乃拍一电与朱院长及傅所长，报告“船中遭劫，标本无恙，已请广元县府查缉，肅敬”。由此街西行，再南折，即为正南街，有旧货摊数处。出南门东行返抵大观楼，过浮桥，遇及船主与二押运员，遂又一同进城，彼辈赴餐馆用膳，余则独自往市图书馆阅报。渝版 18 日报载，傅孟真先生仍在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，拟借《阆中县志》，以已外借未得。余又由大华街东行，经太平寺街至郎家拐，即国立四中所在地，校前牌坊有“古冶平园”四字，其坊旁有清嘉庆二十四年通济渠碑二方；校北为太清宫，有康熙八年重修五岳大帝殿记碑，康熙壬戌重修太清宫三清殿碑，又有明天顺六年铁钟（嘉庆二十五年重铸）。返新市场进东门西行，经东街过十字路口至西街，为张飞庙，有明碑数方（洪武十三年题衔碑已泐，成化八年蜀汉西乡亭侯张侯灵异碑，嘉靖二十年重修张桓侯祠碑记，弘治九年所立“汉桓侯车骑将军张翼德之墓”石碑），然字迹多已剥落不清楚，清碑亦有数方（乾隆四十六年、道光八年、道光二十三年）字迹多泐灭。后殿有清代诗碑数方，塑有脸上涂金之桓侯神像。殿后为墓，有栅门已加封锁，须绕道殿外。墓周围以短垣，不能上去，惟见老树数株，蔓草满地而已。短垣之砖，有几何纹汉砖十余方，不知是否为张墓原物，抑为附近出土者。殿西为县政府、县立中学及城隍庙。又赴北街一游，北门内有宋代陈家三杰（陈尧佐、尧叟及尧咨）碑，乃民国六年所立，三杰为县境陈家埡人。出城后渐荒凉，乃返船休息。船主筹款未成，明日不能开船。阆中县以醋出名，川谚有“合州酱油保宁醋”，又所出蒸馍细松可口，亦颇出名。蒸馍以打铜街“世不同”为最佳。

1 月 25 日 星期五

今日仍停泊阆中县，船主购肉为水手打牙祭，每人一斤。余赴市立图书馆阅书报，旋赴东门内铁塔寺，在警察局之东，须由警察局大门进去。“铁塔”系天宝四年三月八日建成，乃“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”，高约一丈五尺余，分为八面。旁有民国二十八年潘文华撰重建铁塔亭记，其旁又有一铜钟，旧在学宫，高约二

尺余，其形上下无侈，与甘凉二城之铜钟（大云寺铜钟）相同，益可证甘、凉二钟为唐时制作。惟阆中之钟，花纹简单，横为四列，刻有铭记：

维大周长安肆年岁次甲辰拾月癸丑朔貳日甲寅合州庆林/观观主蒲其
应等奉为/□神皇帝陛下敬造洪钟一/口重肆佰斤普及法界苍生并/同斯福。

朝议郎行合州司马乌德表

返船后，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五“陆放翁七律下”。晚间田（俊清）、向（竞）二押运员邀余观剧，二君今日始知余系留英者，对于余之耐苦精神颇为钦佩。

1月26日 星期六

船仍停在阆中，未能开行。苟船主筹款至下午4时许始返，以时间过晚，决定明早开船。余今日往游县城对岸之锦屏山，由水上警察局分所后面上山，山路铺以石板，拾级而登。山上有观音楼，庙中嘉庆十六年黎云屏筑亭碑记，咸丰十一年彭光杰撰重修吕祖庙碑，及光绪六年许名晟增修锦屏山小记碑。更前行为纯阳洞，祀吕祖。庙中有石碑十余：翻刻大禹岫嵎碑，杜甫诗碑，陆放翁诗；黄山谷小像，黎云屏绘锦屏山图等。更上绝壁石磴有八仙洞，乃嘉庆时罗思举就一崖墓改造而成，后壁雕刻八仙像，洞中有瓜皮诗碑，亦系罗氏于嘉庆年间重镌者。其序云：“郡南锦屏山有瓜皮诗，世传吕仙访君平于此，以瓜皮作笔，瓜汁作墨，吟诗于石。辛未春余来镇巴西，公暇登临，惜年远碑残，鳩工拓碑，刊列仙像……。”诗不甚佳，乃扶乩诗，“时当海晏河清日，白鹿闻骑下翠台，只为君平川底去，不妨却至锦屏来。”洞下为唐宋三贤祠，祀杜甫、司马光、陆游。返船后，下午以等候开船，不敢上去闲游。阅《十八家诗钞》卷二十六“李杜及苏东坡七绝”。锦屏山之侧一山上，有崖墓数个，规模甚小，已经盗过，空无一物。

1月27日 星期日

晨间由阆中开行，至李子滩，以驾长放错水道，船遂搁浅。费了半天工夫，以纤索拉了出来，已是中午。下午抵河溪关，为河溪乡公所所在地，离阆中县城20里，即停泊其处过宿。上岸闲游，为一大镇，今日虽非市集之日，街中饭铺、肉架皆仍开张，且有醋坊，居民数十家。